

和村全集

三六七七
一六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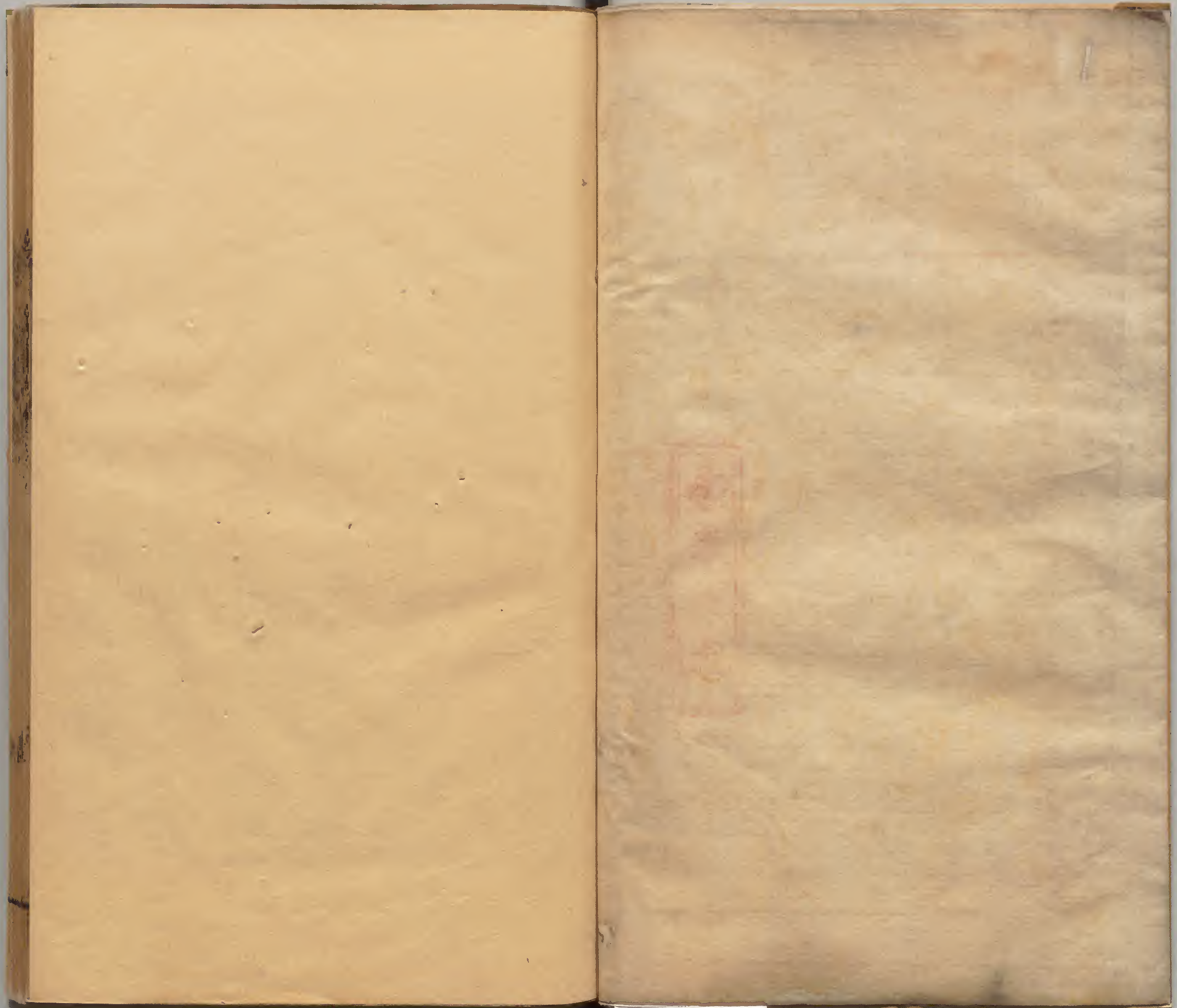
三六七七
三八

卷一之

内閣文庫
番號 3677
冊數 16 (1)
番號 318 95

318-95





60-816



榕村文集

序

淺草文庫

文與道無二也孔子畏於匡以斯文
自任斯文也即斯道也子貢謂夫子
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
道不可得而聞豈文與道二耶既曰
言何不可聞之有蓋子貢親受無言

序

一

之訓聖不言而無行不與天不言而
時行物生其不言者皆其言性與天
道者也故曰不可得而聞也性與天
道不可得聞所得聞者文章而已文
章即道之發見焉耳後世雕章繪句
之文始與道二又其甚者或至破道

則不得復謂之文矣座主安溪公榕
村先生早歲志道沈潛卷籍而自得
於心箋疏六經各自成書學者翕然
師宗之莫不曰安溪先生今之程朱
也願道足於中氣盛而化神情深而
文明偶為詩古文詞亦遂蔚然奇秀

益然深醇實乎其莫可及先生之文
固先生之道也康熙十九年先生奉
勅進所作文字因進讀書筆錄及論學之
文自為之序推尊

聖祖皇帝繼五百年聖人之統蓋隱然以
伊萊望散自居故為文必衷於道而

非末世雕章繪句之文所可及其又
可以文字目之哉今先生捐館閣二
十年於茲論道解經之作流布海內
惟詩古文未有別集嗣孫侍讀清植
始彙而刻之屬紱拔其卷帙循諷率
業喟然而嘆道德之腴充乎其中經

史之華發乎其外於孟韓為具體而
旁及於歐曾讀之者可目以想見先
生之文章即可以想見先生之言性
與天道斯文其不在茲矣乎近世學
者道不足而強言之無惑乎夫子之
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即夫子之

文章亦不可得而聞矣編按之餘姑
識其所見如此時乾隆元年季春下
澣受業門人臨川李紱敬書

榕村全集卷之一

觀瀾錄

學

學者畜也。畜者聚也。君子學以聚之。故懿文德者威儀節文之修。小學之事也。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窮理盡性之要。志學之事也。傳說曰。人求多聞。學于古訓。乃有獲。孫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古之言學者。如是何近世之異也。豈非釋老之餘酷乎。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又曰志於道傳曰一年
視離經辨志志之於學如江河之有源也如百果
草木之有根也習乎坎盈乎科放乎四海其爲行
也艱矣然行潦則無至也播於春旣於夏刈於秋
其爲力也勤矣然萁稗則無施也是故志之立然
後顧日月逾邁而心憂也志之篤然後忘身之老
不知年數之不足也志之正然後中庸以爲依而
道德以爲歸也由前二者振於俗者有矣由後一
者其鮮乎先覺萎前修遠有志者亦質質然學華

其業而小成其身乎故志必於學志必於道志必
辨而辨志莫先於離經經道明則俊民興矣

二程古之學者也自十五六而銳然學聖人故爲吾
道中興之宗也象山之學與建陽稱同異然其喻
義責志之章朱子左次焉遊其門者且異而晡不
同是亦百世之師矣

雷者造化之神之首乎其動也奮莫之敢遏也其動
也惕莫之敢干也古之學者象其奮故有不可禦
之志象其惕故有不可容之私助雷者風也入之

以索其陰之伏也。學之察也。散之以釋其陰之滯也。學之克也。是故雷厲風行。其益无方。益動而巽。日進无疆也。

敬之畏人也。小雅之詩善言之。集木之不足而如臨于谷。臨谷之不足而如履于冰。敬之畏天也。大雅之詩善言之。天之明則及爾出王。天之旦則及爾游行。是故敬慎威儀者。柔嘉者也。執事有恪者。溫恭者也。嚴威儼肅者。自他人視之。而我非容意焉。今之言敬者。失是而至以聲色厲人。不幾於色莊者乎。

大學之言窮理也。格物而已。其言格物也。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而已。如是而博文精義之功。不已簡乎。曰究萬物之所以分殊而理一。然後知本末之歸。察萬事之所以異貫而同條。然後識始終之要。古之博文精義者。期於得其本而已。後世之役耳目。勞心思。幾過於古人。然於返己則疏於辨物則舛。制理則參而不一。陳事則亂而無緒。道之不明不行者。其以是夫。

以知本爲格物。象山之說也。與程朱之說相助。則大學之教明矣。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學記曰。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子夏言博學矣。必篤志切問而近思也。孟子言博學詳說矣。將以反說約也。夫如是。則於聖門之學何疑。而有若近者之紛紛乎。

說命曰。人求多聞。知其要矣。又曰。非知之艱。行之維艱。知之於行。猶華實也。不華則無實。華而不實。則徒華也。是故草木之成也。曰實。又曰果。皆誠然如

是之稱也。誠意繼致。知以爲實。其心之所發者是也。內有所牽。外有所奪。飲食起居。足以易其志。得喪利害。足以搖其心。故曰行之艱。雖然。水火之必不可赴。美醜之必不可嗜。疾病藥石之必不可離。服農風雨之必不可避。惟其知而信之也。深知篤信。其於行也不遠矣。故曰王忱不艱。

敬爲知行之要者。心常存也。先儒言靜不在敬之外。外敬言靜者。其放於寂乎。今夫手之爲物也。常動而不離其處。故思不出位者。象之知止而后有定。

定而后能靜。是靜之本也。然則主一無適。靜在其中矣。

或問聖人生知安行。曰。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凡人之智能也。聖人則無所惕。而思無所虞。而戒無所震。而不康。無所強。而不怠。故曰。生知安行。今人之於聖人也。高求之。而不得。其說兢兢業業之志荒矣。

問爲己爲人。曰。爲己者。欲其自得。而非私於己也。不爲人者。恥聲聞之過情。而非吝於人也。誨人不倦。

豈自私其有乎。與人爲善。豈獨善其身乎。

經

或問窮經之要。曰。近思。學而不思。則不能通微。而不精。思而不近。則不能反身。而不切。彌精則彌切。彌切則彌精也。自謂精而不切。如浚水九仞而未得其源也。自謂切而不精。如理絲見端而禾窮其緒也。

問先儒之說。曰。蔑訓詁者無師。滯章句者無得。是故古之言智者曰擇。惟能擇其庶幾乎。

談易者何其多乎。曰信其是者之爲難。邵氏之先天朱子之卜筮是矣。而詰難者未已。又安得而與定是非之歸乎。

易也者。達乎天德而周於民用。春秋也者。窮乎人事而臨以天則。故曰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顯至隱。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

問詩朱呂之說。曰雅鄭之辨正矣。雖然謂詩之無邪者。未可盡非也。聖人之以一言蔽者。概言詩之正者多而已矣。列國之詩。俗化而聲變。鄭衛之蕩也。

齊秦之夸也。聖人間存焉。以爲民其失無以彰其得也。不極乎民心之流。不足以期。真也。鄭政之昏也。如風雨之晦。秦法之厲。露之零。於是喑喑者不輟其音。蒼蒼者不改其色。故以爲禮義之在人心也。若王化之行。而又何徵乎。

朱子易詩卜筮雅鄭之說。吾所篤信也。程謂隨時以從道。呂謂作詩之無邪。吾則兼取焉。以爲與朱子之說相備而不相悖也。蓋執其兩端。則中者出矣。窮理之要也。

再問鄭衛之詩曰豈獨鄭衛爾二南之篇亦以邪正而相形也江漢之女有求之者矣懷春之女有誘之者矣行露之女有速之獄訟者矣然則文王之化焉存曰以二南盡爲文王詩者吾意經師之沿說與采風者盛世之事何文王之詩直接乎東京而西周之盛泯泯也二南其西周之風乎而自文王始

序詩者判東西別列王吾讀大小雅其爲東遷之後多矣吾讀列國風其爲西周之盛有矣雖序詩者判之而難盡掩也以爲先西而後東先正而後變則其說猶可循焉

易不蔽於卜筮而蔽於占候春秋不蔽於書法而蔽於義例非謂卜筮之非占而書法之無義也以爲候之流於拘而例之失於鑿也自漢以來病之問其說曰易者變動不居其可以星日氣候推乎春秋者因物付物其可以文法律例求乎

聖人之作經也有體以易爲談性命之書以春秋爲行王者之事似矣而未明其體體之失矣義能無

乖乎。然則何言順性命之理。天子之事也。曰性命之理。天子之事。存乎其中也。所惡於鑿者。謂其卦爻欲以性命之奧示人。夫子欲以南面之分自居焉耳。

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謂欲借二百四十年君臣之行事。以寓義理。則是非善惡深切而著明。後之說者。以為聖人行事之實也。夫褒貶亦空言也。而何行事之實之有。

問書古今文。曰不可疑也。秦燄餘烈。殘缺湮滅。經師荒耄。女子傳說。科斗隸書。聲形錯別。簡訛文誤。以有聲侂。安國雖注。其書不傳。劉氏好古。博士紛然。河間禮篇。世莫觀之。古文廢寢。抑又何疑。流及江左。期於從順。竄易加增。蓋不可問。因緣微猜。毀道蔑聖。臆決哆張。此學者之大病也。

疑周官者何如。曰病猶之古文也。易六典春秋者。文王周公孔子之親筆。欲廢春秋六典者。前有介甫。後有幼清。

修身齊家平治之本。冢宰之司。修齊之事也。人而不

為周南召南其正牆面而立者與是故為絺為綌
儉德之先也采蘋采芣敬事之表也道造端夫婦
而始于居處服食之間冢宰之職其義不亦深乎
末學疑端以是為首是烏知禮意哉

天地設位四時行乎其間朝廷宮寢王事也冢宰掌
之故曰天官經野敷教民事也司徒掌之故曰地
官餘官者皆奉冢宰之班而分司徒之職司空分
養而主土者乎宗伯分教而主祀者乎司馬司寇
主政刑而弼養教者乎故司一之職虞夏最先養

先於教也周人後之非後也以終為始達子之義
也

禮者紀人倫者也有冠昏而夫婦之別嚴有喪祭而
父子之恩篤有鄉射而長幼之序明有朝聘而君
臣之義肅

六經樂無文何也曰經具於春官之屬記具於戴氏
之編二者皆傳於竇公竇公者與子夏同時同事
魏文侯而中禮樂之事其傳止於此則以其官器
神明大畧備也若聲氣微妙則不可寫故曰樂崩

不可以文周之易爲伏羲之易不可以孔子之易爲文周之易朱子之說也信乎曰朱子有爲言之也爲夫拘文而忘象鑿理而棄占者爾象涵于虛辭指于實占其本教理其源出混之則不知賡續緝熙之功也離之則不知道法揆合之神也故其贊曰恭惟二古四聖一心

元亨利貞貫之以太和變化進退剛柔仁義準之以時中吉凶悔吝要之以无咎

易之取象顯而近簡而切鑿之者非也畧之者非也乾不爲馬而爲龍取其潛於陰坤不爲牛而爲馬取其順於陽離不爲雉而爲牛明以順爲本艮不爲手而爲背動以靜爲宗輔嗣之論似矣而未究其說也

問圖書之數曰圖加減書乘除加減者一奇一耦陰陽行矣乘除者一參一兩方圓立矣夫是以河圖中宮陰陽之會也太極之舍也洛書中位天地之心也皇極之主也由是以起畫疇之義深乎至哉道以中爲至故極者至也中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

四爻其太極之兼體陰陽者乎。九疇五十五日其皇極之統理天地者乎。

讀書者貴乎得堯舜禹湯文武臯夔伊傅周召之用。心得其心者聖人之徒也。管晏以降恥功名不顯於天下爾。其帝命代天子。撻市內溝之心奚有哉。經書春王正月。諸儒之說。馬決曰。兼取焉。盡之謂志。夏時者義優爲尊。周正者事順。改時之說。雖寡微也。然月改則左。蓋亦一代之制。與此於謂非春而孔子春之。其實也。故曰事順。雖然。正既王。

正也。春亦王春也。正則系之王。明乎正。王所得而改也。春則不系之王。明乎春。王所不得而改也。春天道也。夏正得天。孔子之志也。故曰義優。明斯義者。全經之善舉矣。以周治列國。以王法治天下。故曰春秋爲尊王作也。以天道治王道。以百王之禮治周禮。故曰孔子爲後世王者而修也。

春秋義明則從實。如弑君者之絕其屬也。義旣明矣。則公子之世子之。五等之訃也。從周室之班。義旣明矣。於其葬也。則公之。夫非先謹而後縱也。不明。

其義於先是逆僭終無懲也不存其實於後是逆
僭之跡不著故前為斷而後為按也惟荆楚於諸
侯為變例為其實不可存也故其初也抑而號之
其後也仍而子之

弑君有舉國舉人者非罪累上也得實則誅其身不
得實則存其法何以不得其實也曰赴告之有所
解傳聞之未有徵也夫弊獄者情實得則法加焉
或委罪以逃刑或知賊而猶疑徇欺則法枉斷臆
則體虧於是具案存爰若兩辭之未備者則人懼

而法已伸韓子之言善矣夫

召陵之美言未之敢信也書法內及外大夫盟則諱
公堂堂伯師執言漢湄荆蠻蠢焉傲我以辭其君
安居使臣泄卦故為列國公侯諱不著盟楚之為
誰也是以論事焉則民受賜語道焉則功烈卑
春秋有闕焉有削焉沃武荆文赴告斷絕闕也非削
也重耳勤王以求諸侯魯人與焉難謂不告其事
大於葵邱首止難謂從畧然而其功不書夫子削
之也惡其召王執侯隧請原伐區區之勲不足以

蔽其心迹之譎也。

左氏晚出故其撫事也備孔子因而修者不可見矣末學不考若以左氏爲魯史然者据此以論筆削之意宜乎失者多矣。

二南文王作新民之化也西周之詩附焉。豳風周公述舊邦之俗也東征之詩附焉東征戎事何以附於豳風也曰儆戒之意同也。誦創業所自基哀造室之艱難皆周公所以爲孺子惓惓也故在書曰茲予其明農哉蓋其陳七月之志我則鳴鳥不聞。

敘其作鳴鴉之憂不得其說而爲之辭故謂鳳鳥不至則不敢收其身及洛龜旣兆而將遜于野也邶鄘衛殷之故畿也繼二南之後存理亂之鑒也雖然殷鑒不遠而幽厲之周之所以東也故王曰次之邶畿內之邾也齊晉秦代興而王迹熄矣陳鄭曹之區區是以無譏焉豳風者本其始序其使人知周公之德而周之所以王也蓋亂極則君子思初而王如。

古人服王事則思父母樂朋友則懷兄弟無公義非

忠臣也。無私恩。非孝子也。非朋友。德業無資。非兄弟。惇敘無本。鹿鳴之詩。恩明意美。是以四牡皇華。承之靡盬。靡及以爲憂。而將父將母。以爲歎。男子之生也。桑蓬以祝之。學而三肄以宮之。然而昊天。之德不可酬也。終身之慕不可休也。厥維艱哉。古之爲忠孝者乎。常棣思兄弟也。而中及朋友。伐木求友生也。而終以兄弟。非輕朋友也。以爲急難禦侮。非朋友之聃相覺相呼。出卑幽而上高明。孝朋之職也。非暱兄弟也。謂不以羣居之樂。而移

性之權也。此義不明。故有急功名之見。而背其親。有老匹夫之節。而遺其君。有赴難死黨。而不顧義。有結客傾財。而薄同氣。嗚呼。衰亂之事也。先王之教不明。而至茲乎。

一飲一食。兄弟共之。孺子之也。無妻孥離異之間。故於兄弟耽耽焉。必也儻邊豆而飲酒。常樂如孺也。合妻子而同調。終老以耽也。則兄弟之愛不衰矣。是故宜爾室家者。在乎樂爾妻孥也。下章曰。兄弟無遠。亦此意也。舜釐降之後。而親愛者不解。帝

之所以試也。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後嗣之所
以歌也。

性

或言知性非要。曰。是中庸大學之眩學者也。或言性
不可狀。曰。是以仁義喻民者空也。去其眩之見。則
明者至矣。去其空之疑。則實者得矣。

成湯曰。降謂天之性。民性也。武王曰。陟謂民之性。天
性也。故臯陶曰。達于上下。

孔孟言性不同。信與曰。惟其相近。是以善也。惟其善。
是以相近也。堯舜與人同。相近故也。可不謂善乎。
人皆可以爲堯舜。相近故也。可不謂善乎。

曰。性又曰。中何也。曰。陰陽剛柔仁義之理備焉。之謂
中。物非無性也。乾道變化。二五參差。陶冶而成之。
必有偏焉。偏正者。人物之分也。曰。性。人物所同也。
故曰。盡人之性。盡物之性。曰。中。人所獨也。故曰。降
中于下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也。

凡精而粹者居中。中則全。精則明。粹則美。凡粗而駁
者居偏。偏則不備。粗則不通。駁則成惡。自成湯至

孔孟言性者皆謂人性也。雖然聖人必使鳥獸草木咸若者以其性無不在焉爾。是故子思子推言之。鳶飛魚躍其命自流也。血氣尊親其情相求也。至於程朱義則盡矣。先聖後賢其揆一也。

物有靈而善者偏之中也。人有濁而惡者中之偏也。雖然賦人之身其性則完覆者可撤逸者可還辟彼五穀之有種雖枯槁敗腐潤之以風雨則復蕃故孟子以足目耳口責心之同然謂夫居人之類備人之官食味別聲被色必超然異於羣生而心

之德獨賢也。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然而上智下愚不移者皆其志不自移焉爾。聖罔念焉則狂矣。狂克念焉則聖矣。然而聖狂不自移也。非不可移也。

既有上智下愚則是才不齊矣。然而非才之罪也不能盡其才者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然後爲能盡其才。愚必明柔必強則才何罪焉。及其同歸一也。故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是故賦

林林全集卷之一
受之根深而糅錯之緣淺氣質之用小而學問之
功大孟氏非不言才也不與才以權所以本性而
尊天也

孫子揚子之言性也不精董子韓子之言性也不詳
雖然孝經言天地之性而董子述之孟子以仁義
禮智言性而韓子述之其大指不失矣

繼之者苦周子以爲天地生物之心萬物資始者是
也成之者性周子以爲陰陽變化之運各正性命
者言也孔子不言天命氣質而兩言者盡之矣孟

子薛子所謂仁義禮智天命之謂也曰才曰品氣
質之謂也問孟韓之異曰孟以性掩品韓以品掩
性

明易言天地之心之情而不言性曰德卽性也故曰
天地之大德曰生心也者其生機也情也者其生
意也性之德則其生理也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
統之者元也元也者一生生之善而已矣孝經曰
天地之性人爲貴記曰人者天地之德是故天地
之性之德返之於身而可知也

釋喻性以鑑程喻性以種孰似曰鑑虛而種實也虛故萬象應現而本無實故一真性具而立有木金皆太極之分也則無彼此之非是乎曰木神爲魂而主施爲故謂根本枝葉皆一貫也金神爲魄而主鑑照故謂虛空色相皆夢景也有陽而後有陰有形而後有景有爲而後有夢有三極之道而後有鬼神故曰語道者必於其序也

儒以生言性得性之仁釋以覺言性得性之智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雖然以仁爲

主則智者藏仁之用者也發仁之機者也不以仁爲主故崇虛而卑有雖至于發無緣之大慈普濟兼度而非其本心之所汲汲也

諸儒

知性者儒孟子之後董韓其幾矣周程張朱所爲繼絕學者以此

程朱以理言性懼夫混於氣質以言性者也別而言之理散于事物性統乎人心知之者以爲萬物皆備於我則性與理一也不知者求理於外其於性

也日遠矣。而猶曰程朱之說云爾。攻之者又不深考。因曰程朱固嘗云爾。以率天下求理於外也。議朱子之言理氣者。有整菴羅氏。有虛齋蔡氏。蓋曰天下一氣而已。而其行而不偏。散而有條者。理也。烏有所謂理先氣後者乎。讀朱子之書。而其說性合於王伯安者。有守溪王氏。蓋曰性者心之精神之謂。如鏡之明之能照物而已矣。由羅蔡之說。是氣莫為之主者也。其弊也。以氣為理。由王之說。是心莫為之緼者也。其弊也。以心為性。夫三子皆謹

守程朱之門。而與伯安異戶。然茲說也不亦適以助之攻與。

伯安其象山之傳與。曰尋其源則云爾。而伯安之失大。雖然有伯安。故知朱子斷斷於象山非過也。術未有不再傳而益誤者。

周子圖象之終。有氣化形化。張子訂頑之指也。二子者不相見。其言不相師。然相發者。是一時之道同也。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也。人知之。形色天性而人不知也。親於昵而忘於遠。故周子立象以示。曰

是厥初生民者也。曰是一氣嗣續者也。其根於極一也。雖然其說也引而未伸。有訂頑然後天親合而仁孝一。其於圖也。不猶竟其說而終其義與。圖說引易曰。原始反終。知死生之說。訂頑存順。沒寧猶斯志也夫。

伯子性書。敬義之學也。敬故廓然而大公。義則物來而順應。叔子學論。知行之學也。明諸心。知所往。故知之明而信之篤。力行以求至。故行之果而守之固。敬義者。自誠明者也。知行者。自明誠者也。二者

同歸。非高下之等也。雖然。擬其氣象。二程之造道成德。依稀見之矣。是故顏子不遷怒。不貳過。伯子以爲忘怒觀理。叔子以爲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也。

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物之生。因各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此朱子之說仁也。洙泗鄒嶧之道。一言蔽之矣。生物之心。愛爲之端。程子謂愛不足以盡仁者。爲夫煦煦爲仁。而不識仁體者也。楊謝因之。或以公。或以覺。言公而不言愛。則近乎無緣之慈。

言覺而不言愛則近乎應現之照其鄰釋也非遠矣。

延平學於豫章豫章學於龜山屏山白水籍溪則章齋託孤朱子稟學焉然其終身誦說師承列為七賢而釋奠於精舍延平一人而已誦其詩讀其書則諸子高而延平卑也故道以切近精實為至橫渠之言神化言性命也精矣其以太和言道發而中節者也以太虛言性人生而靜者也言虛空即氣性道合一者也然其書也思苦言艱故程子以

為未熟也。

邵子之傳絕學者先大之圖窮物理者內外篇之說若夫元會運世終之期殆所謂存而不論者與而邵子察察言何哉。

胡氏之學五峰其優乎故曰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又曰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又曰立志以端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萬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而後義可精。

朱子之門守章句踐規矩故其學於諸家爲無弊也
象山之學見之者慈湖聞之者姚江由其言六經
不作可也文武之道盡矣此後有賢聖而焉師乎
象山之疑無極也似矣以爲無極真精皆出老氏而
太極之上不當復有無極也雖然無極之真不言
太極則二者一矣真者誠也聖人之本也徒惡去
文之似烏得夫理之實乎

或疑周程挹受以二程自繼孟氏疑之也夫尋孔顏
之樂發風月之趣指生意摘潛隱萌動之心皆

謂專心之要也一曰吾學有所一曰聞茂叔論
道而慨然有求道之志此其淵源明矣孟氏曰子
私淑諸人也又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孟氏自繼
孔子後之人不以是閤會思而議孟氏也

子雲仲淹與吳楚同儕然其書有格言後之君子取
節焉不可棄也康節象山與洛閩分流然其所造
高明後之君子慎師焉不可譏也

朱子之後在宋魏之華不如真之實也在元吳之僻
不如許之醇也在明則薛蔡守師傳而陳王立異

戶考其師友淵源所漸若猶慙于真許焉

退之原道大易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之指也子固梁

書序中庸誠明之性道一之指也皆文之醇者也

新唐書贊李蔚窮詭偽之根也其源出於范史贊

西域究宗由之實也二子蓋以為好事者掠聃周

變換而增崇之卓哉蔚宗之見不及此其武子之

傳乎

孟子之時釋氏未有也而告

心為至故曰語言文字非

似之其學以明定其

也以講解為明心者

外也精神血氣非心也以持守為定心者末也如

是則心何有哉寂然不動而已寂然不動故外義

外義故無事而忘為不動之宗外義以事心故正

而助之而不動之速外言外氣皆外義也知言養

氣則曰義與氣合言之於氣尤其精者也是故此

之苗也長而生彼之苗也長而槁生者利而槁者

害也孟子可謂窮佛根原矣

治

王霸者湯武桓文之稱也如云孔老儒釋云爾純王

本朝全集 卷之一
三
之道者猶言粹然孔子之道溫公疑孟之辯末矣
乾則利天下而不言坤則成王事而不居二者皆法
堯舜而已矣所謂純粹精者此也王道之至也驩
虞之迹其言矣震矜之色其居矣與天地不相似
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

問侯守得失馬班曹柳之說棼然何也曰主侯者欲
其枝葉相持以蕃輔王室及其敝也不貢不朝相
兼相一暴其民甚者可以累世抗于大邦而誰因
誰極此侯之衰也主守者爲其統于一而易于制

及其敝也所居如館傳焉所馭如路人焉王室衰
而瓦解此守之末也雖然公天下以爲心而達君
臣之義于天下各子其民而各守其法則必以封
建爲正以朱子之論爲中諸子之言利害之計也
朱子之論理義之公也

封建不可復推置勳賢而久任牧守可也井田不可
復大亂之後則均之承平之餘則限之可也兵農
不可復阨塞要害則設專兵域內邦中則用民伍
可也鄉賓里舉不可復精擇才行勿以文辭之科



先之可也。夫非先王之道，莫之禦而不爲也。因今以權復古以漸也。故曰：通其變，使民不倦。

民無恆產，故亂則土荒，而治則人散。此非立法之所能濟也。必也牧守長子孫，而責以勞來之事。下有定主，上有定民，則渙者聚矣。詩云：何有何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地近則知周，勢便則力易。誠加則慮生，責專則權利。此古者封建井牧所以相爲表裏者也。後世不能行，則宜師其意而已矣。

三代以兵爲凶事，故畜而不輕於用，用而不究其武。夫如是，寓兵于農可也。漢唐之調發無時，其征戍也經年，其行役也萬里，生出死歸，詩人傷之。是故兵農之分也。勢也。此其由來，亦與封建相終始。故曰：酷哉！亡秦之餘弊也。

鄉遂州黨之長，居則爲之師，行則爲之將。漢之守令遺意未泯也。後世治教分矣。文武離矣。會計獄訟之苛急，則不復思教化之端。期會簿書之煩委，則不復講兵戎之備。凡所謂師儒將帥云者，又卑冗

不足以爲興而暴戾徒足以爲梗也是故職分則愈惰事離則愈墮相扶倚者立不堅相牽曳者行不前猶曰所以殺其權而防其亂也故宋世有民者無兵有兵者無錢然而一夫爲暴則諸權奪矣猶授盜以箠曰吾固其筦緘也

長洲顧寧人極博者也謂卑員多者治之基大官衆者亂之始誠哉是言也員卑則民親民親故能周知其職小職小故事易集大官少則權一權一故有所爲其責專責專故無所誘權二責分大官爲

虛位矣卑員不能異於萌隸羣力屈而衆事荒矣古列邦之命于天子者卿而已漢之太守自辟其屬後世則末員冗職皆命于朝也故大公之道流行則渙而有邛使人各盡其誠而致其察也若不得人而防其私則法雖密而愈弊

古者安於邦域人鮮輕齎遠遊之事故務穀米麻絲而民自足今也仕宦商旅萬里紛然金幣之重亦勢也居官者不能率之務本而過其分方且與之攘奪而崇其競是胥上下而市也非一朝一夕之

故矣。

今科舉法可久乎。曰漢唐宋試士之法。明收而兼用之。其初務於是也。專經義。守師說。比之詩賦。可謂近之矣。其敝也。不獨浮華而飛蓬也。不獨濃霧而氛埃也。於是而尋本實。觀清照。翻其反而安所得。英才而教育之哉。然則不可廢也。柰何。曰恒其者。使不厭。通其變者。使不倦。革而當者。存乎生而已矣。奚必廢之哉。

民無以耕。山澤關市之利。與民共之可也。兵無

追胥守望之事。使民兼之可也。

復肉刑者。陳羣之論。本出班固。爲以施于穿窬淫放之奸。則惡源絕而生命全。不易之道也。

榕村全集卷之二

經書筆記

後天卦本應以震坎艮乾居東北，巽離兌坤居西南，爲序。然乾位東方，始矣而未探其大始之妙；坤居西方，成矣而未顯其作成之勞；西北則雷未動也，山南則澤未充也。故文王起義以錯綜之，震與乾居中以代終，是之謂作成；天之生物，其用在雷；地之成物，其用在澤。故又代乾坤以始終也。

易準擬天地。故理窮與天地相似。故性盡範圍天地。曲成萬物。通知晝夜之道。故命至。知幽明之故。盡乎隱顯高深矣。窮理之窮理也。知死生之說。則能全受而全歸。窮理之盡性也。知鬼神之情狀。則郊焉而假廟焉。而至窮理之至命也。知周於萬物而不過。盡性窮理也。仁應乎萬事而不流。盡性之盡性也。樂天安土。高明與游。而博厚與居。盡性之至命也。範圍天地。其理在我也。至命之窮理也。曲成萬物。其性無間也。至命之盡性也。通知晝夜之

道其命不二也。至命之至命。窮理者。精義入神。以致用。盡性者。利用安身。以。德逮乎至命。則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故神无方。易无體。於至命言之。以爲之主。理者其流也。命者其源也。學者緣流以溯源。故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天德。人道。天地之化育也。萬物之生成也。晝夜之藏也。皆化也。無體者也。化育一心也。生成一事也。夜一貫也。神也。無方者也。當其顯而生育。神之機妙乎化。故謂之盛德。當其藏而化成。化之

用歸乎神故 之大業非顯無以見其德之盛也
非藏無以見其業之大也不能顯者其德薄矣不
能藏者其業淺矣

曆象日月星辰與步歲月日同法日紀歲月紀月星
紀日辰紀辰也雖然民用之著者耕穫之候作息
之期而已是故羲和致日景定中星凡以求歲日
也至於置閏成歲然後考月離辨辰次而有求月
辰之法陽用顯陰用微陰功不協則陽道失齊雨
狂畢風在箕人物應月候而胎產潮水逐臨位之

東西惟月爲地類而主陰政故闕焉則百工不釐
而庶績亦不熙也

日之遠近爲寒暑而月有助何也曰日近則殺其暑
日遠則益其寒者月之爲也其去地近而與人親
也是故大塊噫氣山川出雲是其所專職以上交
于天者而二氣細縕矣洪範曰日月之行則有冬
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然則日星者純陽者也
水土者純陰者也兼陰兼陽以調二氣其惟月乎
懸象著明則列曜于虛呼噏風雲則流精于下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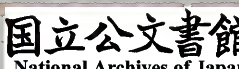
父以舒光歸母而生霸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也。

朱兜共魚之惡不明則舜不舉矣四罪不誅則岳牧九官不可得而命此二典之敘也。

周禮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閒歌三終合樂三終此卿大夫之樂也。雖天子猶然獨變笙入為管爾。虞書擊鳴球拊琴瑟以詠者升歌也。下管者猶笙入也。笙鏞以閒則閒歌也。簫韶九則合樂也。舞入在於合樂之時。

問禹貢導山四條無青兗徐揚之山河也。曰自雍梁而來播于中原者止此也。今江浙閩廣之山皆來自嶺嶠之外。禹跡未經故闕焉。山東之山乃自遼塞絕海而來。禹跡未經故亦闕焉。二支中原之藩護也不與四條同宗。

古方伯之職治亂持危而文王克修之故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傳言率叛國以事殷者文王之志也。曰大統未集由武王受命而追論之蓋史臣之辭爾。



立政之篇。反復於庶言。庶獄。庶慎。尚罔攸兼焉。末而勸王以克詰戎兵。親陟禹迹。何也。曰。離經者失之也。兵亦庶獄之事也。言惟用有司之牧夫。以詰爾戎兵而行天下。此所以爲罔兼於庶獄也。申之以克用常人。而致意於蘇公者此。

國風之首。夫婦正焉。小雅之首。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備矣。大雅頌之首。推祖宗本天地。此四詩之序也。道造端夫婦而塞天地者。達乎上下。性情一也。飲食之細也。琴瑟鐘鼓以將之。尊罍錡釜以豫之。夫

婦之道也。然而燕嘉賓。樂兄弟者。此而已矣。醉鬼神。歆上帝者。此而已矣。是故能盡飲食男女之道。則導親疎之權。通上下之志。廟焉而人鬼享。郊焉而天神至。

序之世次。旣不可信。則但當味其辭。求其意。其權欣交通。憫惻盡下者。必文武成康之詩也。上則傷讒邪而憂危亂。下則哀離散而敘疾苦者。必厲宣幽平之詩也。況其篇什前後。亦畧可考。夫子自謂雅頌各得其所。必無錯謬也。小雅之終。猶有朝會之

事何也。曰采菽其宣王之詩乎。然繼以角弓則同姓者怨矣。又繼以菀柳則異姓者畔矣。此亦可以論其世也。

大雅章什。世次最明。文王以下皆周盛時詩也。民勞以下則厲王詩。雲漢以下則宣王詩。瞻卬以下則幽王或東遷以後詩也。小雅則鹿鳴以下為盛時詩。六月以下為宣王以後詩。節南山正月以下為幽王及東遷以後詩。敘亦甚明。獨楚茨諸篇之敘田功。瞻彼洛矣諸篇之敘朝會。皆不類幽王

事。且有王在在鎬之文。則又非東遷可知。以為傷今思古。援古剴今者。殆傳會之說也。愚意周自營洛之後。分為二都。鹿鳴以下。西都之詩也。楚茨以下。東都之詩也。周公居洛。明農教民。故先儒以楚茨諸篇為豳雅。別於周雅。殆猶豳風別於二南之意。而朝會東都。及東都卿大夫士之作。因以附之。亦猶居東諸篇之附於豳風也。楚茨以下。盛時詩也。青蠅以下。厲王詩也。采菽以下。宣王詩也。白華以下。幽王以後詩也。

頌既雜陳周列廟之詩至於成康矣而乃以成王所作之詩系其後者免喪朝廟之詩非正祭也閔子訪落朝廟之詩也敬之小毖祭畢自警之詩以類而附者也

周禮有豳雅豳頌之文則必有其章什矣故雅自楚茨以下當為豳雅頌自載芟以下當為豳頌勺桓賚般之附於豳頌亦猶瞻彼洛矣諸篇之附於豳雅也勺桓賚般其東都文武廟之樂歌與

詩亡之說何如曰始謂正風正雅亡也周之盛也天

子舉巡狩之典陳詩觀風於是慶讓行焉諸侯修述職之禮朝會雅歌於是勸戒繼焉夫是以王道行而功罪勸懲明也及周之東天子不巡狩則太師無採也故謂之風亡其有風者列國謳謠相為傳播者耳諸侯不述職則朝會無聞也故謂之雅亡其有雅者賢人君子思古念亂者耳夫是以王道不行功罪勸懲不明諸侯僭大夫叛子弑其父臣弑其君其所由來者漸矣是故春秋之褒貶所以申王事之勸懲也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

春秋備四時無事必存孟月。本天道正人事也。或問桓之四年七年秋冬不備何也。曰王侯助惡而天道無刑也。定之十四年冬不備何也。曰身之去魯而傷王道之不成也。昭十年冬有月無時。莊二十二年夏有月非孟何也。取孟子之歲如齊納幣之年也。冬者夫婦之別。卯者婚姻之月。天地別而後萬物生。男女別而後品類明。故在易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周禮以夏之仲春會男女。則周夏孟也。故在詩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昭之取同姓爲無

別。莊之喪婚爲失時。獲麟之歲不復備三時何也。曰春秋始於春終於春也。五音皆謬喉不爽焉。百行皆虧孝不亡焉。四序大亂元氣必行焉。文成麟至其以撥亂反正王道將興乎。石鵠之微也。猶曰大瑞表時示志也。

春秋之於周也尊之。而所以奉天也。嚴於魯也親之。而所以內治也。至於列邦也。正其班列。詳其交接。而責以禮義於戎狄也。謹其憑陵畧其荒忽。而通其赴告。

魯與列邦異辭。內外也。周魯異辭。尊卑也。爲尊親者諱。子之體也。以隱爲直。大公之義也。魯諱敗。不諱戰。敗之辱大於戰也。周諱戰。不諱敗。戰之辱大於敗也。敗有所不諱。旋而勝也。乾時之師是也。失有所不諱。旋而得也。取讎及闡是也。言其所可言者。情理之至也。

孔子錄霸者之功。而書法謹嚴。何也。曰。王室微而有疆輔。可不謂功乎。雖然。小畜之道。月望而凶。雖以伊周處之。不敢不懼也。桓文未能盡一匡之道。而

有驕溢之心。嚴之也者。一時功罪之權也。謹之也者。萬世治亂之戒也。

傳者於桓霸之初。會盟擣伐。稱人云者。率曰美其草次。邂逅將卑師寡。以爲桓志也。夫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天下之大事也。人之也者。抑之也。非進之也。其後焉。又非不得已而進之也。錄而章之也。義旣明。則存其實。蓋一經之通例也。

民無二王。故春秋僭王號。則夷之。吳初封伯爵也。其亦從楚徐越。而子之此也。凡國見滅。而君執則名。

辱之也。凡國見滅而君奔則不名。哀之也。其或執而不名。甚滅者之罪也。晉於虞公。楚於夔子。是其或奔而名。則惡之也。徐子章羽是也。徐在西周。首干大號者也。

春秋無貶諸侯爵之事。吳楚徐越。自放於夷也。四夷雖大。必曰子。非孔子貶之也。滕薛杞之爵。時王貶之也。或謂時王能貶諸侯。春秋不作矣。曰。否。周德雖衰。典物猶在。故沃武公曰。不如子之衣安且吉。今邾小邾之為子也。王爵之也。陵夷又三百年。三

晉之侯。尚請命焉。況東遷之初哉。夫惟貶黜不能施於强大。而弱小是厲。匪風下泉之思。有自來矣。此所以為東周之王與。

樂舞不傳久矣。惟武之六成。孔子著其目焉。總干山立。北出之事也。俟天休命也。發揚蹈厲。滅商之事也。會朝清明也。武亂皆坐。分左右之事也。偃武修文也。夾振駟伐。回而南之事也。四征不庭也。分夾而進。疆南國之事也。夙返于周也。久立於綴。崇天子之事也。垂拱而治也。其言之有先後何也。曰。子

之問賈也。備戒已久，則所謂武王之事也。揚厲已蚤，則所謂太公之志也。致右憲左，則所謂周召之治也。賈之答，或然或否，是故因其疑立綴之。遲久也。先明三答之然否，備六成以告之，然後推其所以遲久者，知周之所以王也。致右憲左，招召公之班，法周公之列也。賈疑其非武坐也者，蓋以四方初定，未可以安居。注疏說者失之。

天地之性，人爲貴。又曰：人者，天地之德。又曰：人者，天地之心。皆夫子之言也。天心至靈，天性至誠，天德

至精，惟人也。全受所付，非仲淹元氣元形元識，堯夫形氣交而神主乎其中之謂也。嗚呼！人可以喪天心，滅天性而悖天德乎。

或問：國家不患貧寡之義，曰：均未必不寡也。然不均則有貧者矣。害甚於寡，故不患寡而患不均也。安未必不貧也。然不安則傾覆將至，禍大於貧。故不患貧而患不安也。均則和，和則相通相濟，猶可以無寡。況貧乎？故至于和而安，則立於不傾之域，而寡貧雖有之，不足道。

問五美四惡之政。曰：小惠私恩，能無費乎？嚴法苛條，能無怨乎？斯二者，政也，而皆根於心。仁心之未篤，則責報干名，貪其費之端乎？敬事敬身之未至，則倚勢作威，驕猛其怨之始乎？是故，克其驕猛之心，虐也；暴也；賊也。雖欲無怨，不可得也。克其貪之心，出則吝利，內則吝名也。雖欲無費，不可得也。君子之政，美利天下而不知，鼓舞萬物而不倦，此無他，其心純，其道粹，謀利計功，幾微不以雜于中，故與驩虞力服者，豪髮不相肖似也。

氣未養，則能害於心，故持其志，無暴其氣。本末交相養之道也。氣既養，則心即氣，氣即心，合德而動，而無復持暴之可言。

告子以無言性矣，而又曰：生之謂性。曰：食色性，以梏捲言仁義矣。而又曰：仁內也。此其漸近之論，可與言之機也。惜乎不知仁義，則不知生性之何有，不知義，則亦不知仁內之何根。故其學徒，始則謂長虛也，後且謂敬僞也。敬心亡矣，愛能獨存乎？其言性之非性也，決也。君子所性，惻隱也，恭敬羞惡是

非也。合仁義而內之者也。以視告子所謂生者。人與犬牛。其生同。其體之備具則不同。所謂食色者。食色同。嘗味別色則不同。於是知心所同然者。超然與禽獸異也。夫性善者也。而或亡之者。心也。心亦善者也。而或害之者。體也。故心有人有道。而體有小有大。辨之不可不審也。己物相形。則爵有天有人。而貴有良有賤。夫豈以是役吾體而亂吾心哉。異學之於吾道。如水火之不相入也。如五穀蕘稗之不同區也。雖然。其氣之盛而俟之成。則非寡

蓄薄植之所能勝也。故欲學者以穀率爲期。以規矩爲志。

天壽不貳者。知天意。修身以俟者。順天心。莫非命也。則雖桎梏死亦命也。天討有罪。何以謂非正命。曰。命無不善。桎梏者。因有罪而加焉。而非天意也。故曰。非正命。若盡其道而死者。則吉凶禍福。皆有天意存焉。雖申生伯奇。不得謂非正命也。

巖牆猶謹之。况桎梏乎。巖牆者。災也。桎梏者。罰也。天罰必畏。天災亦必避也。子之於父母也。不敢違其

心而亦不敢忤其色者此也。

西銘合孝經孟子以成文。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先於孝。爲其能推父母以及天地。盡其性而至子命也。是故事父孝則事天明矣。事母孝則事地察矣。敬愛其親則不敢惡慢於人矣。體性之所自胞與之所同。其本如是也。窮神知化則知天矣。無忝匪懈所以事天也。服勞以歸全勇從而俟命。寵爲下則大患貴矣。生聞道則死寧安矣。所以立命也。

讀書筆錄

盈天地之間者氣也。氣之凝聚成質者謂之形。氣之皆見流精者謂之象。其節度分限謂之數。其靈機妙用謂之神。而其自然而然不可易者則謂之理。象形也。氣數也。神理也。一物而已矣。象形可觀而察。氣數可推而知。神理可窮而至。

形氣神理一物而四名焉。以形視氣則形粗而氣精。以氣視神則氣粗而神精。以神視理雖無精粗之可言。然理其至矣。是何也。形有死生而氣不可以

死生言也。氣有動靜，而神不可以動靜言也。神有靈機妙用，而理不可以靈機妙用言也。

形氣則身也。神則心也。理則性也。人之身則天地之形氣，人之心則天地之神，人之性則天地之理。故養氣踐形，身之固有也。窮神知化，心之能事也。窮理至命，性之極功也。

氣之青英謂之神，神之聚會謂之心，心之發用謂之志。情之營度謂之意，意之趨向謂之志。情意志皆心之動也。性則涵於靜，著於動，而所受於天之理。

也。凡情之中節，意之誠，志之正者，皆性也。其或不然，則氣拘物蔽而遷焉者也。

天地之氣有光耀者，有幽暗者，有精純者，有夾雜者。萬物殺命於其間，宜其昏明美惡不能齊矣。人心之神一也。神有昏明，生於氣之清濁。其美惡生於氣之邪正。昏明者智愚之分也。美惡者賢不肖之等也。清與美二者，或得一而不相兼，或兼之矣。而氣之強弱又異得氣之弱者，雖清且美，其所至又或限之。此三者其智仁勇之謂乎。

程子曰不仁者無所知覺然以知覺爲仁則不可朱子曰知覺乃智之事愚謂知覺固不可以言仁亦不可以言智蓋知覺者心耳仁義禮智乃心中之理其知覺之動於惻隱者仁也動於羞惡者義也動於辭遜者禮也動於是非者智也

人心惟危人欲也人欲者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是皆不能無者非惡也徇而流焉則惡矣故曰危所以謂之人者以其生於耳目口鼻是形氣之私也然而恭從明聰亦不外於耳目口鼻而不謂之人何

也曰夫恭從明聰者豈有資於物而以爲耳目口鼻之利哉無所爲而爲者天也

或問性善之驗曰子見夫殘賊頑暴之人乎萌甲折流澌絕矣苟非其身之事則是非好惡未嘗不與人同此性善之驗也前于此者形軀牯之耳或曰歐陽子曰聖人教人性非所先孟子程朱之辨性也已詳曰聖人舍性爲乎教中庸言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則是本性爲教也聖人舍性爲乎教必也異端乎謂性命與日用爲二物於是乎有離

教之性。離性之教矣。聖人則兼盡萬物。至與天地參焉。而非意之也。性也。明性善者。王佐也。荀卿以下。其霸臣之材與。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孔子曰。慎思。子夏曰。近思。合此數者。則於思之義盡矣。思者。入學之門。窮理之資也。然而歸於身心切近之爲貴。若放意於高遠。而馳神於渺冥。務外以役其心。玩物而喪其志。此所謂出位之思也。欲以作聖。豈不遠而。

博學審問。謹思明辨。皆致知之事。懲忿窒欲。遷善改過。皆力行之事。敬也者。無往而不在者也。志也者。無時而不存者也。立志者。植其根也。主敬者。培壅之謂也。致知力行者。謹察焉。以去其螟螣稂莠之害。立志本矣。主敬其要焉。

致良知之說。謂誠意謹獨。卽所以致其知也。愚以爲不然。人之稟有高下。其習有淺深。雖是非之心。人固有之。其應念而隨覺者。幾希。卽其微有覺焉。而未有親切之見。遠大之識。亦終無以發其慚忸之。

心而決其勇往之力。故必窮理致思。講明開悟。然後俛焉日有孳孳。而不能自己也。蓋程朱所謂窮理云者。非逐事物而忘身心之理也。心卽理之心。理卽心之理。合一之道也。又非今日知之。明日行之之謂也。知愈真而行愈力。行愈篤而知愈至。並進之功也。亦何其擇焉不精。而遽翩然反之。

或曰。草木瓦石。亦有良知乎。陽明子曰。人之良知。卽草木瓦石之良知也。蓋天地萬物。與人本乎一體也。愚以爲陽明之言。似矣而未暢其說。夫草木瓦

石。亦自有良知耳。不資於人也。然氣不清。神不靈。則良知亦爲之蔽塞。要其不容泯滅者。未嘗無也。是以至誠至於貫金石。中孚可以格豚魚。良知之一體而感通者如此。

道家之要。曰精曰氣曰神。釋氏之要。曰戒曰定曰慧。二氏之旨。有相同者。蓋所謂養精卽戒也。所謂養氣卽定也。所謂養神卽慧也。其所以不同者。道家雖言神。而所重者氣。假神以練氣。養性以延命者也。釋氏雖言氣。而所貴者神。離形而存神。明心而

見性者也。道家言性，吾所謂神。道家言命，吾所謂氣。釋氏言心，吾所謂意。釋氏言性，吾所謂心。二氏所謂心性命者如此。儒者之教，正其心，未嘗不知有心也。誠其意，未嘗不知有意也。養其氣，未嘗不知有氣也。然其所以一而貫之者，理也。理卽性，性卽命。吾儒所謂心性命者如此。

幽明之道有諸。曰：吾嘗觀幽明于晝夜矣。吾嘗觀晝夜于形影矣。夜者晝之影也。幽明之影也。有形則有影，有晝則有夜，有明則有幽。或曰：有不經思

爲而夢見之，才謂之晝之影，其可乎。曰：夢有習焉，有緣焉，有幾焉。習者未忘者也，緣者相因者也，幾者將動者也。皆所謂影也。觀此而知鬼神之情狀矣。

造化之初，水火而已。土者水之濁氣，石者火之濁氣。是以水生於土，而火潛於石也。水滋土而木生焉，火鑠石而金生焉。木金者燥濕之餘氣也，餘斯滯滯斯窒，惟其化之無窮，猶足以見生生之妙。故曰木生火，金生水。若夫水火之精氣，則豈因木金而

有哉。濁氣謂水火之渣滓煨燼。餘氣謂土之浮華精實。

水木土陽也。生氣也。故萬物遇之則生。火金陰也。殺氣也。故萬物遇之則死。然水土之性緩則反為柔。金火之性猛則反為剛矣。

水氣生為雲。降為雨。凝為雪。土氣生為霧。降為露。凝為霜。火氣徐為風。疾為電。激為雷。此三者此氣也。故上交於天。變化而成象焉。木金餘氣則不能吐納。以助造化之功。

鱗介在水為陰。羽一仕陸為陽。鱗陰中陽也。故於水

為飛。介陰中陰也。故於水為伏。毛陽中陰也。故於陸為伏。羽陽中陽也。故於陸為飛。鱗為少陽。羽為太陽。毛為少陰。介為太陰。少陽為木。太陽為火。少陰為金。太陰為水。

腎主精。心主神。肝主血。肺主氣。脾主肉。精神者受命之原也。血者精之餘。猶水之餘為木。氣者神之餘。猶火之餘為金。元氣餘氣。猶精粗之謂也。星者日之餘。辰者月之餘。

精血水也。神氣火也。精血下行。故肝腎居下。水潤下

也。神氣上升，故心肺居上，火炎上也。脾屬土，故居中。

形者氣之凝也。氣者形之主也。神者氣之靈也。形氣交而神主乎其中，實三才之道也。

洪範五事：貌屬精，屬水；言屬氣，屬火；視屬魂，屬木；聽屬魄，屬金；思屬神，屬土。人之生也，精與氣合，精太陰也，氣太陽也。氣之微者為魂，少陽也；精之微者為魄，少陰也。神則陰陽之會，精氣之主，魂魄之靈也。貌者精之凝，言者氣之發，視者魂之散，聽者魄

之藏，思者神之用。

恭作肅，水德也。其為用也靜。從作乂，火德也。其為用也動。明作哲，木德也。其為用也動而靜。聰作謀，金德也。其為用也靜而動。睿作聖，土德也。其為用也貫動靜而無不通。是五者，語其體則由外以及內，語其用則由淺以及深。語其序則亦有先後之別矣。五事以敬用而恭作肅，可見恭之為先也。雖然，制於外所以養其中，而先立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也。思其為五事之主也夫。

作肅作謀靜而常覺也。作哲作乂動而常止也。常覺者陰中之陽也。常止者陽中之陰也。無陽則陰滯無陰則陽散。陰中有陽陰不滯矣。陽中有陰陽不散矣。不滯故靜無昏墮也。不散故動無放逸也。察互根之機盡變理之道者踐形之方也。

五行之序水火木金土氣以微者爲先也。五聲之序土金木火水聲以盛者爲主也。至於運行之次則四時之氣以土居中而木火金水皆得循環以相禪。五音之氣以土居先而火金水木亦得相生而

遞變

日月相推止於十二月而又半之爲二十四氣聲律相和止於十二管而又半之爲二十四均。此數之正也。然而十二月之餘則有氣盈六日朔虛六日以成其歲。十二律之外則有變律六均以足其調。蓋歲之閏生於日盈而月闕律之變生於陽滿而陰虧也。不獨律也聲亦象之。是故五歲之中有再閏則時定而歲成矣。五聲之中有二變則聲和而氣應矣。蓋次三次五之歲則節氣之相距必隔越

一月而嫌於不相及。次三次五之聲，則律調之相違亦必隔越一月而嫌於不相及也。故有變聲則音律和諧，有閏月則氣朔停調。

邵子所謂無極之前，陰含陽也。其旨頗與濂溪異。濂溪以徹始徹終言無極，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也。此其學所以主於理。康節以方動未動者言無極，所謂動靜之交，三才之妙也。此其學所以主於數。

邵子曰：天地之交，十之三。蓋天地之數十，陽得其五，陰得其五。故春秋分之日，晝夜均平。冬至則夜居其六，晝居其四；陰侵陽也。夏至則晝居其六，夜居其四；陽侵陰也。然夏至之晝，猶不止於六分，兼其晨昏可辨之色，庶幾乎十之七矣。以一歲言之，啓蟄于正月，閉蟄于九月，其不生物者冬之三月而已。以一元論之，開物于寅，閉物于戌，其不生物者亥子丑三會而已。若是者，皆生物者七，不生物者三。其七者用數也，其三者交數也。故曰：天地之交，十之三。蓋天地以生物爲心，造化以尊陽爲義。故陽

數多陰數少用數七交數三也

文中子曰卦也者著天下之時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也趨時有六動焉吉凶悔吝所以不同也卦主時爻主位時有消息所以起事也位有當否所以趨時也然就所趨之中又各有六爻之時焉所以趨時之具則位也德也應也權衡于數者之間吉凶悔吝亦焉廋哉

天道無爲又曰天行健君道亦無爲又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蓋兢兢業者居敬也無爲者行簡也

上以畏天命下以顧民瘁故所居不得不敬也任人而不任法以道而不以術故所行不得不簡也當敬而不敬是謂怠荒當簡而不簡是謂叢脞

天地交則泰上下交則治天地不通則閉塞而成冬矣君與臣民之情闊絕則天下無邦矣是故堯之舍己從人舜之好問好察禹之懸鐸懸鞞周公之握髮吐哺皆所以求交也天之氣貫乎地之中君之心周乎人民之內上帝甚神周之所以衰也閨中遠遠賢人之所以歎也

泰之三於泰方半也。而曰平且陂矣。往且復矣。不勝其憂懼之心。否之四於否方半也。而曰有命矣。離祉矣。不勝其喜幸之意。所以然者。蓋循環者理也。先見者幾也。聖人明理而知幾。故喜人之所憂。憂人之所喜。喜則有防患之謀。

當失意而戚戚者。由於得志而喜也。處貧賤而隕穫者。由於富貴而驕也。臨患難而震喪者。由於安逸而樂也。故得志而不喜。則失意而不憂矣。富貴而

不驕。則貧賤而不沮矣。安逸而不樂。則患難而不懼矣。當逆境之至。而用其力也難。當其處順而爲之地也易。故圖難於其易。則立身也豫。

滿招損謙受益。禹益豈以退舍左次爲謙哉。蓋自武功之競。未有不驕且滿者。雖以大舜之聖。其臣猶且不敢窮武以抑驕滿之心。此禹益言外意也。故欲釋三苗以爲外懼。而重舜之修德。桓公會葵而驕。晉襄歸殺而淫。霸業所以墜也。武帝克匈奴而悔。太宗擒頡利而懼。漢唐之祚所以康也。江左平

而羊車肆朱梁滅而伶官盛二君之禍皆不旋踵
是故豈獨祖宗之功不可恃身之功亦不可恃也
恃身之功而始於治卒于亂唐之開元天寶是也
雷出地奮所以作樂風行地上所以陳詩省方觀民
卽古者天子巡狩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之事也
風雷在天地間皆以聲聞而詩與樂所以取異者
詩也者民感上之化以有言而言又足以感人如
物感天地之氣以有聲而聲又足以動物也有和
風有淒風有厲風物之感以成聲亦以類異故詩

有十五國風焉盛衰之變異哀樂之音殊若雷則
發者無不和也感者無不動也故作樂象之

入君之喜怒如秋之爲斂春之爲舒人君之誅賞如
霜雪之爲威而雨露之爲潤是故偏於春則氣拘
矣偏於秋則氣促矣雨露不降則禾苗不滋矣霜
雪不殺則蟄蟲不伏矣周之衰也刑政不綱故春
秋于桓之世多不書秋冬所以譏天子也哀公問
春秋書隕霜不殺李梅冬實而孔子曰天失其道
草木猶干犯之而況于君乎所以刺諸侯也詩曰

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使怒不足以爲威。則喜不足以爲福矣。傳曰。稂莠不死。嘉穀不生。使罰不行于奸貪。則德不加于善類矣。

天之於君。君之於臣。父之於子。其喜其怒。莫非教也。善承之則皆爲福。不善承之則皆爲禍。太戊盤庚。武丁。殷之賢聖之宗也。宣王。周之中興之主也。太戊則有桑穀之祥。武丁則有雉雒之異。盤庚則有河水之患。宣王則有旱魃之災。彼四君者。以憂懼修德而回天。故災轉爲祥。若無回天之道。烏知其

不終於災乎。

程子知行之學。始于傳說之告。高宗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其原則出於唐虞。惟精惟一之命。其說則備乎孔門博文約禮之教。其後孟子知道者也。故曰。盡心知性。所以知天也。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也。其後董子知道者也。故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強行道。則德日進而大有功。然則知行之說。不自程朱始也。今爲知行合一之說者。曰。知之精切。卽行也。行之著察。卽知也。夫知之精切。卽

行是朱子所謂知愈真則行愈力也。行之著察卽知。是朱子所謂行愈篤則知愈至也。然則朱子之所謂知行者。初未嘗離而二之也。雖未嘗離而二之。而終不得混而一之。此朱子之教。所以爲不偏而無弊也。至於靜而常覺。動而常止。亦朱子所已言。而竊其說者。以爲靜卽動。動卽靜。道體不已。體道亦不已。亦朱子所已言。而竊其說者。以爲本體卽工夫。工夫卽本體矣。始於混同。而終於超躡。名爲當前識取。當下用力。而實乃兩失之。甚乃借異

端之學。以自神妙。而攻駁聖賢之教。就令速成。所謂詭遇而獲禽。君子弗爲也。就令有得。所謂莠稗之有秋。君子弗貴也。

